



昆虫世界漫游記

楊·拉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青年科学叢書

昆虫世界漫遊記

揚·拉麗·著
黃幼雄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用小說體裁，通過主人公（一位博學的教授和兩個好奇的孩子）冒險旅行的經歷和他們的對話，把地面上、地底下、水面上、水底下、天空裏、森林裏、洞窟裏、山谷裏各類型昆蟲的性狀，生活及其對人類的關係，作了生動的敘述。這裏，除了主人公的經歷應該作為小說來看以外，其餘全部是真實的科學。

本書從日譯本‘自然の教室’譯出

昆 虫 世 界 漫 遊 記

揚·植麗 著
黃幼雄 譯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1/32 9 5/16印張

1962年1月北京第2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25,501—31,500 定價 (6) 0.74元

目 次

研究室之謎	1
出發	15
飛機与陷阱	30
奇異的森林	44
水中的牢獄	53
登陸	63
从地底到天空	75
出險以後	88
荒旱·战争·洪水	99
第一夜	128
衣食問題	145
逃出螺贏的窠	172
芬芳的囚籠	192
植物奇談	208
受伤与療养	220
渡海·昇空	252
到了意想不到的地方	273
回家	286



研究室之謎

媽媽從廚房裏出來。祖母在食桌上鋪好了白色的枱布。

“噯喲。是炒蛋？”祖母問。

“不錯，孩子們老早就要我燒的。”媽媽一面排列菜碗，一面說。

“沒有水果嗎？”

“沒有呀。今天只做了些冰淇淋，孩子們最愛吃的。”

“雖然愛吃，”祖母嘮叨起來了：“可是在夏天總是給孩子們吃水果的好……我在做孩子的時候……”

但是媽媽對祖母那句常不離口的“孩子時代”，似乎不大相信，她聳了聳肩膀，跑進裏間去了。她打開了裏間的窗，望着後面的空場高聲地喊：

“卡里克！華莉亞！吃飯啦！”

“我在做孩子的時候……”祖母似乎有點兒生氣。可是媽媽並不理會，她把半个身子伸在窗子外面，用更大的聲音喊：

“卡里克！華莉亞！你們在哪兒？”

空場上靜悄悄的。

“卡里克！華莉亞！”媽媽又叫了一次。但是她並不等待答應，就回到飯廳，來問祖母。

“孩子們不會說過到哪兒去嗎？”

祖母發怒似的咬着嘴唇。

“我在做孩子的時候……無論到哪兒去，沒有一次不先對家裏說的。現在的小孩……”

祖母把枱布拉一拉直，皺起眉頭：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去，連北極也要去……全不懂事……怪不得昨天報上登着……”

“登着什麼？”媽媽着急地問。

“不知誰家的孩子溺死了。”

媽媽毛骨悚然：

“啊呀，那不會的，決定不會的！我家的孩子不會去游泳呀什麼的。”

“靠得住？”祖母搖著頭，“該回家的時候了，連影子還沒見。一早出去，連早飯也不會吃。”

媽媽不作聲，趕快從廊下跑到天井。

“我做孩子的時候……”祖母在嘆息著。

然而媽媽並不想問祖母在孩子時代做過些什麼。她跑出院門，站在空場中央，在陽光的逼射下，眯著眼，巡視著遠處。

在靠近牆角的孩子們玩耍的沙丘上，正躺着華莉亞的玩具——裝有弯柄的綠色鏟子；鏟子旁边，卡里克的褪了色的圓帽子也在那兒。

然而孩子一个也不在。

沙丘下面肥胖的貓兒亞尼德正在晒太陽。牠好像很倦，眼睛閉成一條綫。对着媽媽伸出了兩隻脚，像要獻上什麼似的。

“卡里克！華莉亞！”媽媽蹬着脚叫着。

亞尼德張開綠色的眼睛，看了媽媽一眼，舒服地欠一个伸，把身子轉了过去。

“到哪兒去了呢？”媽媽自言自語的說。

媽媽一边走一边向附近的公共晒場探望，尤其注意牆蔭和壁角。

孩子連影蹤也沒有。

“卡里克！”媽媽又叫了一声。

仍舊得不到回音。

“華莉亞！”媽媽再喊。

“嗚嗚嗚！嗚嗚！”附近什麼地方有了叫声。

側面的後門呀的一声响，一隻尖面孔的牧羊大狗，拖着鉄鏟跑到空地上來了。牠跑到沙丘上打起滾來，揚起了一陣灰沙。忽地又騰身而起，把身子抖動了一下，高声叫着跑了過來。

媽媽慌忙倒退。

“去！畜生！走開！”媽媽揮着手。

“傑克！站住！蹲下來！”有誰在大叫。

一个胖子走到空地上來了，他露着腿，脚上穿着双很髒的鞋子，手裏拿着枝點燃了的香煙。

原來是住在街上的攝影師希米特。

“做什麼，傑克！”攝影師喝道。

傑克像犯了罪似的，搖着尾巴。

“這壞東西！”攝影師笑了。

這時傑克若無其事地欠伸了一下，跑到主人身邊蹲了下來。一面“克擦克擦”的扭動着鉄鏈，一面用後脚使勁地搔起頭來。

“今天天氣真好，”攝影師微笑着說：“沒有出去乘涼嗎？”

媽媽看了一下胖子，又看了一下狗，不很高興地說，“你沒有給狗帶上口罩，就讓牠跑到外面來了。這隻狗像狼一樣，要是咬傷了誰，你怎麼辦？……”

“您說的可是傑克？”攝影師像吃驚似的：“這東西連小孩都不沖犯。像鴿子一樣溫順。您不信，撫摸撫摸牠看。”

媽媽連忙搖手：

“不，我沒有那麼閒工夫，飯快要冷了，房間也沒有打掃過，孩子還沒有回來……卡里克！華莉亞！”媽媽又叫起來。

“您撫幾下牠的背，輕輕地問問牠看，只說：‘喂，傑克，去找我家的孩子！’那就馬上會找到了。”

攝影師又彎下身子去，輕輕地拍拍牠的頭。

“去找吧？喂，傑克？”

傑克原在輕輕地哼着，忽地站了起來，舐一下主人綴滿唾沫的嘴唇。攝影師忙向後退，懊惱地吐了一口水，用手抹着嘴。

脣。

媽媽笑了起來。

“您不要笑，”攝影師鄭重地說，“這東西，警員也請牠幫過忙呢。牠像火車循着軌道走一樣，能追蹤人的足跡跑。您相信麼？要不要拿証据給您看？”

“算了罷。”媽媽說。

“不，不，一定要，”胖子興奮地說：“我說的全是事實。好，您把令郎拿過的隨便什麼借我用一下，玩具也成，襯衫也成，帽子也成，隨便什麼都……”

媽媽的肩膀聳了一下，就彎下身子，撿起了鏈子和圓帽，交給攝影師。

“好，很好。”攝影師說着，讓狗去聞圓帽的氣味。

“喂，傑克！”攝影師高聲說：“你能做些什麼呢？讓我瞧吧。快去找了來！”

傑克叫了一聲，頭部貼住地面，一會兒，又把尾巴直豎起來，開始在空地上兜起圈子來。

攝影師小心地跟在後面。

傑克跑到貓兒亞尼德的身邊就停住了。貓兒跳開一步，把背脊彎得像弓一樣，綠色的眼睛，閃閃放光，同時嗚嗚的叫起來。傑克要去抓貓兒的尾巴。貓兒伸出腳爪，向傑克的鼻子上抓了一把。可憐的狗痛得直叫起來。牠翻過身來大叫一聲，向亞尼德撲了過去。貓兒舉起前腳，依然嗚嗚的叫，好像說：

“你敢再來，我抓你！”

“呾，傑克，不許胡鬧！”攝影師一面叫，一面用力拉鏈子，把狗拉跌了一交。

“噓，快去找！”攝影師又下命令。

傑克對貓叫了一聲，就跑開去。在空地上繞了一圈，牠又跑到亞尼德身旁站住了。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鼻孔裏發出很大的聲音，然後呆望着主人。

“明白了，明白了。”攝影師點頭說，“卡里克和華莉亞曾在這裏坐過……大概還跟亞尼德玩過……你可是這麼說？那末以後他們往哪裏去了呢？喂，傑克！再找！再找！”

傑克顯出很不安的樣子，於是像陀螺似的轉了幾個身。牠用腳抓抓沙丘，忽兒高叫一聲，奮身一縱，向空場外面奔去了。

“噯，足跡找到啦！”攝影師叫了起來，他連鞋跟也來不及拔上，跟着跑去。

“見了孩子們，請你叫他們快回來！”媽媽高聲說，她穿過了空地，向後門走去。

“一定在外面玩哩。”媽媽想。

* * *

傑克拖着鏈子，和主人一同跑進一條小街。

“慢一點兒，慢一點兒，”胖子好容易跟上了狗，他喘着氣說。

傑克在一座舊洋房的面前停了下來，他望着主人，發出斷續的叫聲，立刻又向大門撲過去。

大門上，釘着一方白漆的“愛諾托夫”的名牌，原來是一

个独身的大学教授的寓所。名牌的下面用針釘着一張紙片，寫着：

电鈴已坏，請叩門。

傑克一面叫，一面用爪抓着門。

“呔，傑克，”攝影師連忙呵斥：“上面寫着‘請叩門’哩，不許高叫！”

攝影師用手理一下頭髮，掏出手帕來抹了一下掛滿了汗珠的前額，然後弯着手指，輕輕地叩門。

裏面有脚步声慢慢的走近來了。

接着是開門的聲音。

門拉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個長着灰色長眉毛和花白鬍鬚的臉孔來。

“什麼事？”

“愛，生先”攝影師慌張地說：“我要請問一聲……”

主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傑克就從他手裏掙脫了鏈子，猛力一蹶，險些兒把先生也衝倒，牠跳進了屋子。

“呔，傑克！混蛋！”攝影師大聲呵斥。

但鏈子的聲音，早已在走廊盡頭的扶梯旁邊了。

“对不起，先生。傑克年紀還小……一放牠進來，牠就會各處亂跑。”

“愛，請……”先生一面把攝影師引進裏面，一面不安地說。

“請進。那隻狗，不會咬人罷？”

“那決不會。”攝影師安慰先生說。

攝影師進了第二道門，再把門關好，輕輕地說：

“實在對不起得很。我來打擾您一會兒……孩子們大概是到這兒來了……我說的是卡里克和華莉亞兩個，住在四五進屋前面的孩子們……”

“卡里克和華莉亞？我怎麼不知道呢，是很乖的一對孩子，又有禮貌，又肯上進……”

“他們在吵擾您罷？”

“不，今天還沒有來過。我正等着他們呢……”

“那又奇了。”攝影師自言自語：“傑克是跟着足跡來的，決沒有錯……”

“不會是昨天的足跡罷？”先生仔細地問。

攝影師來不及回答。只聽到傑克在樓上高聲的叫，還有別的聲音，似乎是壁櫥或是碗櫃在移動。

先生顫抖着身子。

“啊，那隻狗要把什麼都破壞啦！”先生像要哭出來似的，叫着，抓住攝影師的袖子，奔上樓梯。

“原來是這裏，我的研究室哪。”先生一面推門，一面喃喃地說。

兩人跨進房間去。傑克跑了過來，呆呆地看着主人，一壁嗚嗚的叫，一壁往後倒退。

忽然，牠又拖了鏈子，在房間裏繞着圈子跑，牠嗅嗅書架，又跳上鋪着皮的安樂椅，一會兒又在桌子下面兜圈子。牠什麼也不表示，只是不停地跑來跑去。

桌子的上面，蒸餾器跳動起來，高脚玻璃杯也搖動了，玻璃試驗管也起了震動，叮叮噹噹的響着。

被日光照得發亮的顯微鏡幾乎直跳起來，先生連忙跑過去把它按住。誰知一不留心，光亮的天平的秤盤又鉤住他的衣袖，脫離了秤架，噹的一聲落在黃色的地板上打滾。

“怎麼啦，傑克？”攝影師着惱了：“你亂叫亂轉的？不會給先生笑話嗎？喂，孩子們究竟在哪裏？”

傑克歪著頭，豎起了耳朵，望着牠主人，似乎在問：“為什麼要罵我？”

攝影師低搖著頭，好像說：“你这坏傢伙！”

“你不害臊嗎？傑克！還說是警員差遣過的哩，竟沒有一點體統。你只會追追貓兒，要追蹤人的足跡，就沒這能耐了。喂，回去！对不起，先生，真是意外的吵擾了您，抱歉得很……”

攝影師非常懊惱，垂下了頭，向門口走去。但是傑克簡直像瘋了似的，咬住主人的衣角，一壁用勁踏住溜滑的地板，把主人向桌子邊拉。

“怎麼啦？”攝影師吃驚地說。

傑克嗚嗚的叫，又繞了桌子跑起來。一會兒，牠跳上靠窗的長椅，把前腳伸向窗櫺，發出幾聲短促的吼聲。

攝影師終於發怒了。

“畜生，下來！”他惱怒地去抓狗的項圈。傑克拚命掙扎，跳上了長椅的背。

“我真不懂了！”攝影師轉過頭來。

“長椅的後面，莫非有老鼠藏着？”先生想解釋狗的舉動，“或者是為了那後面有什麼麵包屑，骨片之類？因為我常在這裏進餐的。”

先生走向長椅旁邊，把長椅拖開了一點兒。

果然，長椅後面發出悉索悉索的聲音，像有什麼東西落到地板上。

“麵包屑吧！”先生說。

傑克跳了過去，豎起尾巴，擠到長椅背後去。牠似乎咬著了什麼東西。

“噢呀，什麼？讓我來看！”攝影師叫。

傑克一面搖頭，一面退了出來。牠在主人的腳跟前，放下了一隻小孩的拖鞋。

攝影師把傑克找到的東西拾在手裏，翻覆玩弄，不知怎麼才好。

“這像是小孩的拖鞋……這個……”

“唉，奇怪，”先生瞧着拖鞋也說，“真奇怪。”

先生和攝影師正在翻弄手中的拖鞋，傑克又從長椅後面，拖出三隻拖鞋來。其中一隻與先前的一隻大小正相同，另外兩隻稍稍小一點。

先生與攝影師面面相覷，大家莫名其妙。大家仔細地看着拖鞋。攝影師彎了手指，敲敲其中一隻的鞋底，毫無意義的說：

“堅固得很，是上等貨哪！”

正在这時候，傑克又從長椅的後面拖出一條小孩穿的藍

色襯褲來，接着又是較小的一條。牠用腳踏住地板，以不很高的聲音叫。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先生用訝異的聲調說。

先生彎下身子，伸手去拿褲子。傑克立刻露出牙齒，一面威脅的叫，一面要過去咬。嚇得先生馬上把手縮回來。

“這隻狗的脾氣實在不行。”先生侷促地說。

“這畜生確實魯莽……”攝影師同意先生的話。

他說着，就拿起褲子，拍去灰塵，整齊地摺疊好，然後交給先生。

“請您——”

先生眼睛斜覷着傑克。

“不，不，何必摺得這麼整齊……”先生說，“謝謝您……
噯，真是……啊呀，這兒還寫着名字……卡里克……華莉亞！”
先生指着兩條褲子的腰上用白綫縫成的字。

攝影師用手拭着出汗的額角。

“這兒有浴室嗎？”攝影師用查究的口吻問。

“不，”先生回答：“沒有浴室，如果您要洗手……”

“不是這意思。”攝影師氣吁吁說，“手可以回家去洗……
我猜想孩子們也許脫了衣服在這兒洗澡……您懂了嗎？”

“噯……原來如此，”先生點點頭。

“那末，孩子們到底往哪裏去了？脫去了拖鞋，又脫去了褲子，赤身裸體的……真教人莫名其妙。”攝影師搔搔頭皮。

他又開兩條腿，兩隻手放在背後，垂下了頭，呆呆的望着地板。過了一會，又挺直了身體，用肯定的口氣說：

“無論如何，孩子一定會馬上找到。他們在您的府上呢，先生。只是不知道躲在哪兒。這猜想決不會錯，因為傑克從不曾失敗過。”

先生和攝影師又各處都找了一遍，傑克意氣銷沉地跟在後面。

他們到了廚房裏，攝影師打開碗櫥，一會兒又把頭側着往餐桌下面去找。走到寢室，又伸手到牀下去亂摸。但孩子們總找不到。

“躲到哪兒去了呢？”攝影師自言自語的說。

“依我想來，”先生說：“恐怕今天實在未曾來過。”

“您這樣想嗎？”攝影師問：“您以為他們不會來過嗎？傑克，你的意見怎樣？孩子究竟是不是在這兒？”

傑克叫了一聲。

“在這兒？”

傑克又叫了一聲。

“好，再找！一定會找着的！”

傑克立即興奮起來，牠後退幾步，引導先生和攝影師，仍舊跑進樓上的研究室。這一次，傑克又跳上了窗檻，汪汪的叫，似乎告訴主人說：“孩子們一定從窗口上出去了。”

攝影師冒火了。

“畜生！這真虧你的！難道孩子們會從樓上跳下去嗎？還是說他們像蒼蠅，或蜻蜓那樣的飛去了呢？”

“什麼？”先生吃了一驚。“飛去了？像蜻蜓？”

攝影師微笑地說：

“傑克在这样推想啊。”

先生兩隻手捧住了頭。

“那是多麼可怕的事！”先生低聲地說。

攝影師吃驚似的看着先生，問：

“您怎麼啦？赶快喝點水吧。您臉色蒼白得可怕哩！”

攝影師走近放着水瓶的桌旁，先生像赤腳踏在燒紅的鐵塊上似的悲叫起來：

“不行，不行！站住！”

攝影師嚇住了，呆呆的站着。

先生急忙伸手到桌上，拿起一隻盛着無色液体的玻璃杯，湊近眼睛，在陽光下查看。接着，他狠狠地從袋裏摸出一個裝有黑色骨柄的放大鏡，他對攝影師說：

“站住了！一步也不許移動。把狗牢牢的按住！用兩隻手按！請您！”

肥胖的攝影師簡直嚇得不知所措。他失魂落魄地兩手抱住了狗，緊緊的攥在自己的胯下。

“先生莫非發瘋了？”攝影師想。

“就这样蹲着！”先生叫。

先生把放大鏡放在眼睛前面，彎下了身體，把地板縫逐一仔細觀察。

“先生，我永远這麼蹲着嗎？”攝影師擔憂地瞧着先生那古怪的動作，惶恐地問。

“跨到這兒來！”先生指定了一個地方說。

攝影師顫巍巍地把腳伸過去，仍把傑克按在自己的胯下。